

揚州十日
記一卷

殊焉延齡夫以婦貴位尊柱國權重將軍其
被恩寵何其渥也乃不學無術禍生肘腋臣
節不忠卒至慘死以視婦翁不深有愧于地
下哉

吳耿尚孔四王合傳終

卷一
揚州十日記

揚州十日記

江都王秀楚記

己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鎮史可法從白洋河失守
踰踰奔揚州閉城禦敵至廿四日未破城前禁門
之內各有兵守予往宅新城東楊姓將守焉吏卒
甚置于宅寓有二卒左右隣舍亦然踐踏無所不
至供給日費錢千餘將不能繼不得已其謀為主
者觴子更謬為恭敬酬好漸洽主者喜誠卒稍遠
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娛軍暇是夕
邀子飲滿擬縱歡忽督鎮以寸紙至主者覽之色

變遽登城子衆亦散去

越次早督鎮脾諭至內有一人當之不累百姓之

語問者莫不感泣又傳巡軍小捷人人加額焉午

後有姻氏白瓜洲來避興平伯逃兵

興平伯高傑也督鎮檄之

出城于婦緣久別相見唏噓而大兵入城之語已

有一二爲子言者子急出詢諸人或曰靖南侯黃

得功援兵至旋觀城上守城者尙嚴整再至市上

人言沟沟披髮跣足者繼塵而至問之心急口喘

莫知所對忽數十騎自北而南奔騰狼狽勢如波

湧中擁一人則督鎮也蓋奔東城外兵逼近不能

出欲奔南關故由此是時始知敵兵入城無疑矣

突有一騎自南而北撒韁緩步仰面哀號馬前二

卒依依嚮首不捨至今猶然在目恨未傳其姓字

也騎稍遠守城丁紛紛下竄棄冑拋戈并有碎首

折脛者迴視城櫓已一空矣先是督鎮以城狹砲

不得展城堞設一板前置城徑後接民居使有餘

地得便安置至是工未畢敵兵操弧光登者白刃

亂下守城兵民互相擁擠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

揚州一十言
二
板匐匐扳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卽傾人如
落葉死者十八九其及屋者足踏瓦裂皆作劒戟
相擊聲又如雨雹挾彈鏗然鞞然四響不絕屋中
人惶駭而出不知所爲而堂堂內外深至寢闈皆
守城兵民緣屋下者惶惶覓隙潛匿主人弗能呵
止外廂比屋閉戶人煙屏息予聽後面城墻從牕
隙外覷見城上兵循南而西步武嚴整淋雨亦不
少紊疑爲節制之師心稍定忽叩門聲急則隣人
相約其迎王師設案焚香示不敢抗予知事已不

濟如此然不能拂衆議姑連應曰唯唯於是改換
服色引領而待良久不至予復至後牕窺城上則
隊伍稍疎或行或止俄見有擁婦女雜行其間服
飾皆揚俗子始大駭還語婦曰兵入城倘有不測
爾當自我婦曰諾有金若干付汝收藏我輩休想
復生人世矣涕泣交下盡出金付予值鄉人進急
呼曰至矣至矣予趨出望北來數騎皆按轡徐行
遇迎王師者卽俯首若有所語是時人自爲守往
來不通雖相違咫尺而聲息莫聞迨稍近始知爲

逐戶索金也然意頗不吝稍有所得卽置不問或
有不應雖操刀相向尚不及人後乃知有捐金萬
兩相獻而卒受斃
者揚人次及子門一騎獨指子呼後騎曰爲我索
此藍衣者後騎方舍轡而予已飛遁矣後騎遂棄
余上馬去予心計曰我粗服類鄉人何獨欲予予
弟至予兄亦至因同謀曰此居左右皆富賈彼亦
將富賈視我奈何遂急從僻逕托伯兄弟扶婦女
冒雨至仲兄宅仲兄宅在何家坟後肘腋皆囊貧
居也予獨留後以觀動靜俄而伯兄至曰中衢血

濺矣留此待待子伯仲生死一處亦可不恨予遂
奉先人神主偕兄至仲兄宅當是時兩兄一弟一
嫂一姪又一婦一子二外姨一內弟同避仲兄家
天漸暮大兵殺人聲已徹門外因乘屋暫避雨尤
甚數數人共擁一毡絲髮皆濕透門外哀痛之聲
悚耳懼魄延至夜靜乃敢扳簷下屋敲火炊食城
中四週火起近者十餘處遠者不計其數赤光相
映如霞電燁聲轟耳不絕隱隱又聞擊楚聲哀
風淒切慘不可狀飯熟相顧驚憂淚下不能下箸

亦不能設一謀子婦取前金碎之分爲四兄弟各
藏其一誓履衣帶內皆有婦又覓一破衲舊履爲
分換訖遂張目達旦是夜也有鳥在空中如笙篁
聲又如小兒啼哭聲如在人首不遠詢諸人皆聞
之廿六日頃之火勢稍息天亦漸明復乘高升屋
躲避已有十數人伏天溝內忽東廂一人緣墻直
上一卒持刃隨之追踞如飛望見子衆隨舍所追
而奔子子惶迫卽下竄兄繼之弟又繼之走百餘
步而後止自此遂與婦子相失不復知其生死矣

諸黠卒恐避匿者多紹衆人以安民符節不誅匿
者競出從之共集至五六十婦女參半兄謂余曰
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終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羣
勢衆則易避卽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當是時
方寸已亂更不知何爲救生良策其曰唯唯相與
就之領此者三滿足也搜予兄弟金皆盡獨遺予
未搜忽來婦人內有呼予者視之乃余友朱書兒
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髮露肉足深入泥
中沒脛一妾猶抱一女卒鞭而擲之泥中旋卽驅

揚州十日記 五
走一卒提刀前導一卒橫槊後逐一卒居中或左
或右以防逸逸數十人如驅牛羊稍不前即加捶
撻或即殺之諸婦女長索繫頸纒纒如貫珠一步
一跌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籍人足
肝腦塗地泣聲盈堦行過一溝一池堆尸貯積手
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爲五色塘爲之平至一宅
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從其後門直入屋宇深邃
處處皆有積尸予意此間是我死所矣乃委迤達
前戶出街復至一宅爲西商喬承望之室即三卒

窠穴也入門已有一卒拘數矣婦揀拾箱籠綵緞
如山見三卒至大笑即驅予輩數十人至後廳留
諸婦置旁室中列二方几三衣匠一中年婦人製
衣婦本郡人濃抹麗妝鮮衣華飾指揮言笑欣然
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盡媚態不以爲
耻卒嘗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
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耻至此嗚呼此中國之所
以亂也三卒將婦女盡解濕衣自表至裏自頂至
踵并令製衣婦人相修短量寬窄易以鮮新而諸

揚州十日記
婦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體不能掩蓋羞澁欲死
者又不待言也換衣畢乃擁諸婦女飲酒食肉無
所不爲不顧廉耻一卒忽橫刀躍起疾呼向後曰
蠻子來近前數人已被縛吾伯兄與焉仲兄曰勢
已至此夫復何言急持予手前予弟亦隨之是時
被執男子其五十餘人提刀一呼魂魄皆喪無一
人敢動者予隨伯兄出廳見外面殺人衆皆次第
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縛忽心動若有神助潛身一
遁復至後廳而五十餘人不知也廳後宅西房尙

存諸老婦不能躲避穿至後面盡收駝馬不能踰
走心愈急遂俯就駝馬腹下厯數駝馬腹匍匐而
出若驚駝馬稍一舉足卽成泥矣又厯宅數層皆
無路路惟旁有衝可通後門而衝門已有長鍊釘
錮予復由後衝至前聞前堂殺人聲愈惶怖無策
回顧左側有厨中四人蓋亦被執治庖者予求收
入使得叅司火掌汲之役倖或苟免四人峻拒曰
我四人點而役者也使再點而增入必疑有詐禍
必及我子哀求不已乃更大怒欲執予赴外予乃

揚州十日記
出心益急視堦前有架架上有甕去屋不遠乃援架而上手方及甕而身已傾仆蓋甕中虛而用力猛故也無可奈何仍急趨旁衙門兩手捧錐搖撼百度終莫能動擊以石則响達外庭恐覺不得已又復搖撼指破血流錐忽動盡力一拔錐已在握急掣門屢屢木槿也濡雨而漲其堅塞倍于錐予追甚但力取屢屢不能出而門樞忽折扉傾垣頽聲如雷震予急聳身飛越亦不知力之何來也疾趨後門出卽爲城脚時兵騎充斥前進不能卽于

喬宅左隣後門挨身而入凡可避處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後至前凡五進皆如是直至大門已臨通衢兵丁往來絡繹不絕人以爲危地而棄之予乃急入得一榻榻顛有仰頂因緣柱登之屈身而匿喘息方定忽聞隔牆吾弟哀號聲又聞舉刀砍擊聲凡三擊遂寂然少間復聞仲兄哀懇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取獻一擊復寂然予時神已離舍心若焚膏眼枯無淚腸結欲斷不復自主也旋有卒挾一婦人直入欲宿此榻婦不肯強而後可

揚州十自語
婦曰此地近市不可居予幾不免焉傾之卒仍挾
婦人而去室有仰屏似蓆爲之不勝人然緣之可
以及樑予以兩手扳樑行條而上足托駝梁下有
席蔽中黑如漆仍有兵至以矛上搨知是空虛料
無人在上予始得竟日未遇兵然在下被刃者又
不知幾何人街前每數騎過必有數十男婦哀號
隨其後是日雖不雨亦無日色不知自暮久之軍
騎稍疎左右惟聞人聲悲泣思吾弟兄已傷其半
伯兄亦未卜存亡予婦予子不知何處欲踪跡之

或得一見乃附梁徐下躡足至前街街中人首相
枕籍天暝莫辨爲誰俯尸遍呼無應者遙見南首
數火炬蜂擁而來予急避之循郭走城下積尸碍
步數跌復起每有所驚卽仆地如僵尸久之得達
小路路人昏夜互觸相驚駭大街上舉火照耀如
白日自酉至亥方及兄家宅門閉不敢遽擊俄聞
婦人聲知爲吾嫂始輕擊應門者卽予婦也大兄
已先返吾婦子俱在子與伯兄哭然猶未敢遽告
仲兄季弟之被殺也嫂詢予子依違答之予詢婦

揚州十日記
九
何以免婦曰方卒之追逐也子先奔衆人繼之獨
遺我我抱彭兒投屋下不得死吾妹踢傷足亦卧
焉卒持我二人至一室屋中男婦幾十人皆魚貫
而縛因囑我于諸婦曰看守之無使逸去卒持刀
出又一卒入劫吾妹去久之不見卒至遂給諸婦
出出卽遇洪嫗相攜至故處故幸免洪嫗者仲兄
內親也婦詢予告以故哭泣良久洪攜宿飯相勸
哽咽不可下外復四面火起倍于昨夕潛出戶外
田中橫尸交砌喘息猶存遙見何家坟中樹木陰

森哭音成籟或父呼子或夫覓妻呱呱之聲草畔
溪間比比皆是慘不忍聞回至洪宅婦欲覓死子
竟夜與語不得聞東方白矣

廿七日問婦避所引予委曲至一樞後古瓦荒磚
久絕人跡子蹲亂草中置子于樞上覆以蘆席婦
僕居其前我曲附于後揚首則頂露展足則踵見
微出氣息拘手足爲一褻魂少定而殺聲逼至刀
環响處槍呼亂起齊聲乞命者或數十人或百餘
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

揚州十記 十
刃無一敢逃者至于紛紛子女百口交啼哀鳴動地更無論矣至午後積尸如山殺掠更甚幸至晚予等逡巡走出彭兒酣卧柩上自朝至暮不啼不言亦不欲食渴時欲飲取片瓦掬溝水潤之仍睡去呼醒抱與俱去洪姬亦至知吾嫂又被劫去吾侄在襁褓竟失所在嗚呼痛哉甫二日而兄嫂弟姪已亡其四矣相與覓舊中餘米不得遂與伯兄枕股忍飢達旦是夜予婦覓死几斃賴洪姬救免廿八日子謂伯兄曰今日不知誰死吾兄幸無恙

乞與彭兒保其殘喘兄垂淚慰勉遂別逃他處洪姬謂予婦曰我昨匿柩中終日貼然當與子易而避之婦堅不欲仍到柩後同匿焉未幾數足入破柩刼姬去捶擊百端卒不供出一人予甚德之少間兵來益多及子避所者前後接踵然或一至屋後望見柩而去忽有十數卒啗喝而來其勢甚凶俄見一人至柩前以長竿擲予足予驚而出乃揚人爲彼向導者面則熟而忘其姓子向之乞憐彼且索金以以金始釋予尙曰便宜爾婦出語諸卒

揚州十七
日姑舍是諸卒乃散去喘驚未定忽一紅衣少年
搯長刃直抵予所舉鋒相向獻以金復索予婦婦
時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予給之曰婦孕多月昨
乘屋跌下孕因之壞萬不能生安能起來紅衣者
不信因啟腹視之兼驗以先塗之血袴遂不顧所
擄一少婦一幼女一小兒兒呼母索食卒怒一擊
腦碎而死挾婦與女去予謂此地人逕已熟不能
存身當易善地處之而婦堅欲自盡子亦惶迫無
主兩人遂出并縊于梁忽項下兩繩一時俱斷併

跌于地未及起而兵又盈門直趨堂上未暇過兩
廊子與婦急趨門外逃急奔一草房中悉鄰間婦
女留婦而卻予予急奔南首草房中其草堆積連
屋于登其巔俯首伏匿復以亂草覆其上自以爲
無患矣須臾卒至一躍而上以長矛搨其下子從
草間出乞命復獻以金卒搜草中又得數人皆有
所獻而免兵既去數人復入草間予窺其中有方
桌數張外圍皆草其中廓然而虛可容二三十人
予強入入自謂得計不意收垣從半腰忽崩一穴

揚州十記 三
中外洞然已爲兵窺見乃自穴外以長矛直刺當
其前者無不被大創子股亦傷前者盡爲卒得後
者倒扒而出子復至婦所婦同衆婦女皆伏卧積
薪以血塗體糞綴其髮烟灰飾面形如鬼蜮鑿別
以馨子乞衆婦得入草底衆婦女擁卧其上子閉
氣不敢動幾悶絕婦以竹筒授子口啣其末出其
端于上氣方達得不死尸外有卒一時手殺二人
其事甚怪筆不能載草上諸婦無不戰慄忽哀聲
大舉兵已入室復大步而去不旋顧天漸黑諸婦

起子始出草中汗如雨至夕復同婦歸洪宅洪老
洪嫗皆在伯兄亦來云是日被刦去負擔賞以子
錢仍付令旗放還途中亂尸山疊血流成渠又聞
有王姓將爺居昭陽李宅以錢數萬日給難民其
黨殺人往往勸阻多所全活是夜悲咽之餘昏昏
睡去次日則廿九日矣

自廿五日起至此已五日私幸或可薄赦又紛紛
傳洗城之說城中殘喘冒死縋城逃去者大半舊
有官溝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然亦以此反

揚州十日記 三
罹其鋒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結伴夜入官溝盤
詰搜其金銀人莫敢誰何予等念既不能越險以
逃而伯兄又爲予不忍獨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
原避處知不可留而予婦以孕故屢屢獲全遂獨
以予匿池畔深草中婦與彭兒哀卧其上有數卒
至爲刳出者再皆少獻賂而去繼一狼卒末鼠頭
鷹眼其狀甚惡欲刳予婦婦偃蹇以前語告之不
聽逼使起立婦旋轉于地下死不肯起卒舉刀背
亂打血濺衣裳表裏潰透先是婦戒予曰倘遇不

幸吾必死勿以夫婦故乞哀併累子故予遠躲草
中爲不知焉予亦謂婦將死而惡卒仍不捨將婦
髮周數匝于脣橫拖而去怒叱毒打由田陌至深
巷一箭多地環曲以出大街行數步必擊數下突
遇衆騎中一人與卒滿語數句遂捨予婦去始得
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無完膚矣忽又烈火四起
何家墳前後多草房燃則立刻成燼其有寸壤隙
地一二漏網者爲火一逼無不奔竄自出出則遇
害百無一免亦有閉戶焚死者由數口至百口一

揚州十日記 武
室之中正不知積骨多少大約此際無處可避亦
不能避避則或一犯之無金死有金亦死惟出露
道旁與尸骸雜處生死反未可知予與婦子並往
卧塚後泥首塗足殆無人形火勢愈熾暮中喬木
燒着光如電灼聲如山崩風勢怒號赤日慘淡爲
之無光目前如見無數夜叉鬼驅殺千百地獄人
而馳逐之驚悸之餘時作昏噴蓋已不知此身之
在人世間矣驟聞足聲震响慘呼震心回看墻畔
則伯兄被獲遙見兄與卒相持兄力大撇而得脫

卒遂趕去此卒卽前日刦吾婦而復捨者也半响
不至予心搖搖伯兄忽走來赤身披髮爲卒所逼
不得已向予索金救命予僅存一錠出以獻卒而
卒怒甚舉刀擊兄兄輾轉地上流血滿身彭兒拉
卒涕泣求免時年五歲卒以兒衣拭刀血再擊而兄將
死矣旋拉予髮索金刀背亂擊不止予訴金盡曰
必欲金卽甘死他物可也卒牽予髮至洪宅予婦
衣物置兩甕中倒覆堦下盡發以供其取凡金珠
之類無不要而衣服擇好者取焉見兒項有銀鎖

揚州十記 卷一
將刀割去去時顧子曰吾不殺你自有人殺你也
知洗城之說已確料必死矣置兒于宅全婦急出
看兄前後項皆被傷深入寸許胸前更烈予二人
扶至洪宅問之亦不知痛楚忽噴忽甦安置畢予
夫婦復至墳處躲避隣人俱卧亂草叢中忽有作
人語曰明日洗城必殺一盡當棄汝歸與吾同走
婦亦勸余行余念伯兄垂危豈忍舍去又前所恃
者猶有餘金今金已盡料不能生一痛氣絕良久
而蘇火亦漸滅遙聞砲聲三往來兵丁漸少予婦

抱兒坐糞窖中洪姬亦來相依有數卒擄四五箇
婦人內二老者悲泣兩少者嘻笑自若後有二卒
追上奪婦自相奮擊內一卒勸解作滿語忽一卒
將少婦負至樹下對合餘二婦亦就被污老婦哭
泣求免三少婦恬不爲耻十數人互爲奸淫仍交
與追來二卒而其中一少婦已不能起走矣子認
知爲焦氏之媳其家平日所爲應至此此驚駭之
下不勝嘆息忽見一人紅衣佩劍滿帽皂靴年不
及三十姿容俊爽隨從一人衣黃背甲貌亦魁梧

後有揚州數人跟隨紅衣人熟視子曰視爾非若
儔輩中實言何等入子念時有以措大而獲免者
有以措大而立斃者不敢吐實飾詞以告復指諸
婦子問是誰具告以實紅衣人曰明日王爺下令
封刀汝等得生矣命隨人付衣幾件又金一錠問
汝等幾日不食予答以五日矣命跟我來予與婦
且信且疑不敢不行至一宅所蓄甚富魚米充盈
向一婦人曰你好好待此四人與子別去時已暮
子內弟被卒刳去不知存亡婦傷之特甚少頃老

嫗搬出魚飯食予宅去淇居不遠予取魚飯食吾
兄兄喉不能咽數箸而止予爲兄拭髮洗血心如
刀割是日聞封刀之語衆心稍定明日爲五月朔
日勢雖不甚烈然未嘗不殺掠而富家大室方且
搜括無餘子女由十餘歲起搶掠殆無遺類是日
興平伯復入楊城而寸絲粒米盡入虎口矣蕭條
殘破難以奉述

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安民牌遍諭百
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尸而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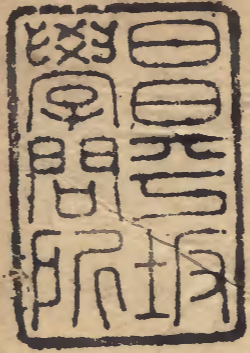
揚州十記
中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死者查焚尸薄
載數共八十餘萬其落井投河閉門焚縊者不與
焉被擄者不與焉

初三日出示放賑借洪嫗至缺口關領米米卽督
鎮所儲軍糧如邱陵數千擔片時蕩然一空往來
負戴者俱焦頭爛額臂脛傷折刀痕滿面如燭淚
成行搶米之際雖親友不相顧強者去而復來老
弱被重傷者終日不能得升粒

初四日天晴烈日蒸燻屍氣薰人前後左右處處

焚燒烟結如霧腥聞數十里是日子燒棉及人骨
成灰以療兄瘡垂淚領之不能出聲

初五日幽僻之人使稍出來相逢各淚下不能出
一語予等五人雖獲稍甦終不敢居宅內晨起早
食卽出處堦畔其粧飾一如前日蓋往來打糧者
日不下數十輩雖不揜艾而各制鎗恐嚇詐人財
物每有斃于杖下者一遇婦女仍肆擄劫初不知
爲清兵爲鎮兵爲亂民也是日伯兄因傷重刀瘡
迸裂而死傷哉痛不可言憶予初被難時兄弟嫂



姪婦子親共八人今僅存三人其內弟外姨又不
 復論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
 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睹故漫記之如此遠處
 風聞者不載也後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無事之
 樂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閱此當警惕焉耳

天保樂耶

